

古文辭類纂

冊八



贈序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爲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_因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

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

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勛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鞞。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

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薑塢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司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糾劾。周君想亦迫迨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始為釋譏。文內鄉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食飲射之禮。皆周人修而兼用之。又先行葦之詩。言射禮。殷人以食禮。周人鄭氏箋云。周之先行葦之詩。與羣臣之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為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閑矣。茅順甫云。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烟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送。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

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簾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

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 ○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鼎按此明允胸襟陋處昌黎必不然也。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

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

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

贈。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為老成。句調

聲響中窾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

○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

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

戾。

鼎按此段形容風水處極工。惜太襲長。獅上林耳。

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

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驚。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

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

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

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

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

使。而文出於其閒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

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

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

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

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

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

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閒。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

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

贈吳彥律

○○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

珍傲宋版印
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官一

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

欲默安得而默也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

贈序類三

歸熙甫周菽齋壽序。

菽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閒。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

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邁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隗。偏蕩。邈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巖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閒有能如龔裕州。

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

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

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

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閒。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
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
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
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
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
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
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
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鋤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
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
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
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
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
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

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蹢蹢。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

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閒。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

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權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籍林南歸序

余與籍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籍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

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閱一二日。必入視余。每
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
盤薄。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
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箚
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
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
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
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
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
若瞑行駐乎虛空之徑。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
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
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箚林之歸也。秋以爲期。
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
果歸乎。吾知箚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倘

伴山水閒。酣嗜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方靈臯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曰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枉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譏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因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閒。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

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贖。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阬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譎。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臯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已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

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對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

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皋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

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兩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兩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兩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泣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高潔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渰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

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皇帝御
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
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奮迺築。
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
天子。使署理堯之洳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
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
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
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
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卒判洳河。將歸其官廨。於是
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原注

雄直似
昌黎

劉才甫送沈某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旣久而猶不欲歸。滲瀼闕。
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

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
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
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
弟四人。在家者尚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
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
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
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
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
君復何言。原注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
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
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
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
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

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

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為不足為，謂之悖天。有能為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為，而余以為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原注：淋漓道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之與收曩報而平重游各謂不道不為然而熾
 轉日舉空飛而來前未受也
 之與矣附乎余以際學熟學與王京而無所限開張
 乎禮與致與財良限致與文
 必命厥道至交長以羅其對余票氣去於勉然三十
 古垂壽未變太夫人女士恭育斷余至其哀限太夫人
 青中刻少報與南青幾南青平勤二千張報文尊所

詔令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
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
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
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
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
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
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
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
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
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
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
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

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冒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 ○ ○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 ○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

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以相約者以已字通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

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

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

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緜。綠縵。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喋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

仲馮疑鄰字上有脫字。言與為鄰國是以相訛。遺之物耳。

匈奴處北地

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糶糲金帛。縣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

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詔令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懾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寇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古文編卷三十六

呼嗚小子曰。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吐。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迺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

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閩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蹶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刺王日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

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

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漢宣帝神爵二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邳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

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邳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詔令類三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廟。南夷之君。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篋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

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中。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二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

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擣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從心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八

南蘭陵郡縣中鄉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
 狀何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諸相國府署行義
 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必
 書為人所刊削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
 李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
 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
 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行狀三篇
 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
 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

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

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

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同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同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

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

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

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

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旣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

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

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

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言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

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日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爾緒。蚤織爾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烏虜，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閒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

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

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槨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古文書卷三十八

宋深藏文天

人非世士而公

空美然德而思

受是正則嚴

下官雖至其

入二所雖

是其空

其美大

食則

及後

及後

傳狀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
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
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
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
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
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
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一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

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夔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峒。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叩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拙。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

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十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
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
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
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
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
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

於九疑。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興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不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

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 ○ ○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

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閒。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筠溪翁傳 ○ ○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二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閒。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皆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澗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閒。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閒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閒。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 ○ ○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輓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帟廁踰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

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

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贊而不

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為陶節婦

傳。李習之自謂為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

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 ○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益瀆村。崑故有

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冢焉。百六十

年。閱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

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

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恆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

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

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為絕水

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曰。視

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闐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

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十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

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

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貴雄。敦尚簡實。與人妯
妯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
治木綿。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
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
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
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
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
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
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
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
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
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
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

珍傲宋版
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者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

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媼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

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顰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嘒嘒然。竟不

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為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原注寫出邨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

見於筆墨
蹊徑之外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為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溝罷癘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為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

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污。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土成墳。卽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

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原注摹寫極真贊而不俚直逼史記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

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

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

原注真氣淋瀝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

附○○○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入世。孫譙。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獫狫。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鬣。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